一个老铁兵的情怀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暨铁道兵转工34周年

□ 贾鹏翼

那一年
祖国母亲的需要
我们离开了军营温暖的怀抱
惜别时的阵痛
男儿们的泪水滔滔
举起最后一个军礼
八一军旗
如泰山般巍峨

多少次打开箱子
抚摸箱子底层那套褪色的军装
那一颗红星啊 依然闪闪发光
那一对领章啊 依然迎风飘飘
仿佛又听到您：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谆谆教导
如今虽然两鬓斑白
步履蹒跚

可是只要您需要
只要您召唤
我们将立刻打起背包
跑步向您报到

曾记否
东北的冰天雪地
混着战火硝烟的热浪
狂风暴雨的摇曳
成了您初生啼哭的襁褓
铁道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成长
一步一个辉煌的脚印

一镐一锹
一钉一铆
抢修断桥
迎着敌人的枪炮

把共和国前进的脚步
夯实得牢牢靠靠
把弹痕累累的坑坑洼洼
变成了通往胜利的康庄大道

岁月荏苒
梦里常回联营吹号
我的军营
我的师团
我的营连
我的排班
您是那样的令我时刻挂念
您是那样的令我魂牵梦绕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时刻听从冲锋的号角
铁道上的铁锹
依旧是一把虎虎生风

永不卷刃的钢刀

祖国安好
一代又一代
热血男儿伟岸翘楚
祖国安好
一代又一代
将谨遵为人民服务的信条
祖国安好
一代又一代
受恩于您的淬火锻造
祖国的钢铁长城
是用战士的忠诚与鲜血铸浇
有我们
祖国
江山永固
青春永葆

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希凡、周燕芬、刘炜评、张华

悼念李希凡先生

□ 刘炜评

李希凡先生于10月29日去世，享年91岁。突闻噩讯，心情既难过又复杂。

当代研习中国文学的人，很少有不知道李先生的人。治学勤奋加上时代的因缘际会，使得李先生不仅以新中国最重要的红学家之一为世瞩目，还在鲁迅研究、《三国演义》研究、《水浒传》研究、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等领域姿态活跃。我上大学时，曾认真地拜读过李先生的《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形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等著作，感受了这位多栖学者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治学路数等方面。

李先生精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以此为主要方法论对古今诸多文艺现象发表见解，社会影响广泛。其人其文引发一些大大小小的争议，也是很自然的事。由“小人物”而名满天下，从大红大紫到潮起潮落，李先生人生的历程和气象，远比一般学者丰富多彩。

有机会拜会李先生，是因为业师张华教授今年的北京之行。二位先生既是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届本科同窗，毕业后又同赴北京读研究生，李先生在人大，张先生在北大。去年在一次师生小聚会上，张先生感慨道：“我的老同学们，健在者越来越少了。希凡是老大哥，已经90岁高龄，好几年不见面，我想去看望他。但我也老迈了，你们得有人陪我出行。”学生们纷纷表态：“您点名，我们都愿意侍从。”

张先生的心愿，在今年五一假期间实现了。陪行者是周燕芬和我。李先生的厅堂，在北京算是比较宽敞的，大小布置显得简朴而有品位。王雪涛、冯其庸、韩美林等名家的画作，衬托着主人的生活情调。李先生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谈吐一派大家气度。

那天上午，两位先生开心叙旧，谈笑风生，还不时互相调侃。谈及几十年前的往事，细节历历在目。说到陕西当代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品，先生依然重申他的一些迄今坚持的观点。当先生一字不差说出柳青三部长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时，我们都十分惊讶，因为我们都只能记得《创业史》里的徐改霞。

两位先生第二次会谈，张先生拿出了李先生大学时送他的一本签名的民国版名著，让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赠者和受赠者青春年代的意气风发。临别时，李先生说：“我们约定吧，在有生之年，每两年见面一次。你年轻，得你来。”张先生笑道：“当然是我来看你！”周燕芬和我被他们的情谊所感动，表示“只要二老愿意，我们依然扈从张老师”。没想到才时隔数月，李先生驾鹤不返，这个约定不能实现了。

想写先生，迟迟未敢动笔，因为先生是一个大体量的存在，我对先生了解、理解太有限，没有能力为之摹形传神。

比李先生早几天去世的著名主持人李咏临终最后一句话是：“没有遗憾，只有不舍。”我想李先生弥留之际的心情，大约也是这样的。

先生走好！

回家的路

□ 田光明

在秦岭北麓，有个地方叫三官庙，隶属渭南临渭区管辖，人们把那儿叫山里头。我就生在山里，长在山里，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上学、工作几十年在山里度过，万千的艰难和困苦，都已成为了过往，深深回忆，对我感触最深的是回家的路。

每每回家，踏上这片温馨的土地，我都真真切切地感受着家乡的变化，而最明显的发展变化的首先就是回家的路。

家乡那条既窄又陡的土路，坑坑洼洼，弯多路险。上学时，家在东岭，学校在西岭，住宿在学校，周日、周三回家，一周又一周，上梁下坡，翻沟过河，来到坡梁下的学校。

过去，三官庙境内，仅有那条烂烂的三阳公路，几经修筑，三阳路由土路变成了砂石路。两车宽的路面，底下铺一层碎石，上面铺些沙粒。天晴时，公路上尘土飞扬，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公路，很是煎熬。到了雨季，路面垮塌，道路中断，去城里办事，西绕道蓝田的金山，东绕道桥南街上，穿上草鞋或雨靴，背着干馍，急匆匆地往城里赶。到了柏油路面上，找个水坑，把草鞋脱下，脚伸进水坑里把泥洗掉，穿上包里带的黄胶鞋；条件好的，脚穿雨靴，把泥刷掉，怕走到大街上，惹城里人笑话，就把裤管放下来。偶尔还会遇到骑自行车的人，则是人扛着车，匆匆赶往城里办事。

到了八十年代，贯穿西塬南北的渭蓝公路变成沥青路面，原本狭窄、弯曲的路段，经过改造有了变化。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大面积损坏，积水塌陷，千疮百孔，仍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在进修学习时，我和同事到教院上课，天麻麻亮就从小村出发，走几十里土路，到阳郭镇搭车，往城里赶。下午结束，又往回返。下车后，漆黑一片，借着打火机的亮光，摸着石头过了稠水河，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向家走着。累了，坐在山梁上，望着满天繁星，幻想着家乡能有条平坦的路。

入冬时，我们要到城里给学校教工买过冬的烤火煤，几个学校联合，雇了几辆四轮车，一个车派两个男教师。到了燃料公司，站队开票，把煤装上车，已是日头偏西。收拾停当，坐在小饭馆，咥了一碗扯面，两个烧饼，就匆忙地往回赶。车过坡头的茶水房，风刮、雪飘。冷得受不住，撑到闫村街上，买了两米塑料纸，把人包裹住，坐在后车厢的煤上，继续往南行。

车过了阳郭镇，就开始爬坡，重车前行，车轮开始打滑。车头往上翘。我们两个人跟车，一个在后面推，时刻准备着用石块支车，防止下滑侧翻。到了大王岭上，车就彻底走不动了。最后只有想办法，再雇辆四轮车头，挂上铁链向上拉。三更半夜，总算把煤安全运到了白雪覆盖的校园。喝着茶水，暖着冻僵的手，大家没有埋怨，只有兴奋，心想我们总算平安的回来了。

2006年，关中环线在秦岭脚下的太乙宫，鸣炮开工，公路对原渭蓝公路进行改线、拓宽，在三官庙境内穿越而过。“逢山开路，遇河搭桥。”两年后，工程全线贯通竣工，天堑变成了坦途，彻底改变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环境，使人们对生活也有了美好的祈求和向往。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道路的变迁、条件的改善，不仅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使人们来往更加方便，还给无数家庭带来欢乐和幸福，这也是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希望之路。

如今，驾车驶入关中环线，上了塬，打开车窗，春风阵阵。公路两旁，多层次的生态景观林带，不同种类，均匀分布，红绿交错，草长莺飞，花香鸟语，使人嗅到了一缕又一缕花的馨香。行进其中，有一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守望 周文静 摄

一个村的发展与理想

□ 杨志勇

在扶贫村随着调查了解的深入，结合自己的见识和经验，脑子里产生的帮扶点子似乎一个劲儿往外涌，也自信地认为，这一个个点子如果应用到实际中都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当组织落实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点子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并不能得到顺利落地，且回望自己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似乎完全是凭着个人的热情和一厢情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零打碎敲，表面上看起来点子多，又雷厉风行，其实每一招每一式都还是在打乱仗。

究竟要把这个贫困村帮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村，我心里没有谱，而我最大程度又能为村里做一些什么，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这个村的干部群众想要把自己的村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村，他们同样是混沌的，甚至大部分群众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而，我很快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的扶贫工作，包括我在内，全部扶贫力量和全体村组干部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全村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宏伟蓝图来开展。如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正在积极奋斗的共同愿景，就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取得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法宝就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一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修成正果，他们依靠的最根本力量还是坚持梦想。当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梦想，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也应该有自己的长、中、短期发展规划。如一个人，若是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那么展望未来的路一定是茫然的，每天的奔忙也会是混沌的。一个无远虑而得过且过的人，前途则一定不会有大发展。如俗话所说，“一天混得一天黑，哪里黑了哪里歇”，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任何出息的。

于是，我想到一个村也必须有自己的理想。

一个村的理想，应当是全村所有干部群众的共同目标追求，不会因为某个人当或不当领头人而改变或者终止，要不管谁当领头人，都会为之努力，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继续奋斗，一张宏图绘到底。

有了共同的理想宏图，一个村的干部群众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具体化、规范化。围绕实现理想宏图的目标，既可以让干部群众有明确的奋斗方向、奋斗方法，顺利实现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又可以促使干部群众在生产生活的任何时候，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都会做到方向明了，意志坚定，阵脚不乱，永远朝着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不断前进。如此，发展的速度或许会慢一点，但不至于造成路线错误，或者各种盲目的瞎折腾。

有了明确的理想和愿景，可以避免全村干部群众在发展探索中的时间、精力、财力的浪费与损耗，最关键的是，可以更好地凝聚所有力量促进发展，推动大家奔着梦想稳步前进。

脱贫攻坚战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贫困群众实现长期稳定脱贫，村容村貌得到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不再落后，共同过上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显然，这不应该是一个村的理想的全部。眼下，对于一个贫困村来说，结合贯彻落实当前中央推行的乡村振兴战略行动，就是谋划理想的最佳契机。

有理想，理想才可能变成现实。

扶贫随笔

喜柿在望

□ 陈仓

时至深秋，富平县绅士杨彦龙先生采摘成熟的柿子，他故意不摘完，在柿子树顶上留着一层鲜红鲜红的柿子。树上有美食，喜鹊天天来，叫喳喳，直到冬天到来，腊梅花开，喜鹊上梅梢。

俗话说，喜鹊叫，喜事到；俗话还说，喜鹊叫喳喳，喜事到他家。喜鹊整天在杨家的柿子树上瞭望唱歌，预示他们家喜事在望，必有大喜。

冬天里，水瘦山寒，万木萧索，唯独杨家柿子树顶上看起来红红火火，远远望去，宛若一朵吉祥的红云。邻居一传十，路人十传百，大家众说纷纭，越传越奇，都说老杨鸿运当头，喜事连连，喜上眉梢，喜气盈门。其实，老杨仅仅做了一件有爱有趣有情怀的好事，给喜欢吃柿子的喜鹊留下充饥过冬的美食。

老杨关爱喜鹊，喜鹊留恋杨家，好人好事连着吉祥喜乐，家家户户学老杨栽种柿子树，经营柿子产业，保护喜鹊，保护生态环境。富平特产柿子、柿子饼、柿子霜、柿子醋畅销各地，富平县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柿子之乡”。

■寓言■

父亲的缸子

□ 阎保成

父亲一生没有啥爱好，唯独喜欢喝茶。

在父亲看来，茶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的茶大都生长在云雾缭绕的南方山区，经雨露滋润，赋予了很多好的东西藏在茶叶里面。父亲说，茶是上天赐予人类最好的饮品，尤其是茶中的苦涩。只有喝茶的时候才是父亲一天中最为悠闲快乐的时刻。这种悠闲，完全被茶的清香所沉醉，也会被茶中淡淡的苦涩味所吸引。一杯普通的茶能让人从中懂得人生的苦短和艰辛。每次喝茶，父亲会静心地坐着，啥都不想，只专心喝茶。当端起第一杯茶，父亲会闭上眼睛放在鼻子前先闻闻，然后喝一口，慢慢将茶水咽下，让茶水缓缓地流入胃中，一句话也不说。父亲的喉结很大，喝茶时上下蠕动着，仿佛证明了男人的伟岸。

父亲喝茶使用的茶缸，有年头也有故事。白色的搪瓷缸子，上面有盖，盖子上有个圆圆的钮，便于手指捏住。钮是啥时候碰掉的，已经记不清。盖子和杯口一圈，坚硬的搪瓷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磕碰殆尽，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丝生锈的痕迹，隐隐露出铁的黑色。缸子身上曾经用红漆写的几个字早已被时光抹去，只是字的内容我还记得：赠 先进个人；缸子底部的边上，有两处银白色的疤痕，是搪瓷碰落后生锈造成的，久了，底部有了两个小孔，一泡上茶就会漏水。娘说，漏了就扔掉，再换个新的。娘的话，父亲压根就没有听，拿了缸子直接去了小街，让一个修理无线电的师傅用焊锡把漏洞补了，那两个银白色的疤痕就是锡的颜色。

“咋还用这烂茶缸，不是扔了吗？”娘问。

“我让人把漏水的地方补了，你瞧，不漏水了。”父亲回道。

“给我，让我把缸子里面的茶锈给洗洗，看上去脏兮兮的。”说着，娘就要去拿桌子上的缸子。

父亲一惊，急忙把缸子抢在手里，说：“别！茶锈是宝，没有茶叶时，倒点白开水在里面喝起来也有茶味的。往后你们谁都不能把缸子里面的茶锈给洗了。嫌脏的话，我自个用，你们不用就是了。”父亲抚摸着茶缸，停顿了几秒后接着又说：“大概你们都忘了，这个缸子是我十五年前获得先进个人时单位奖励给我的，这是荣誉，是纪念，明白吗？岂能随便扔了……”

这下我总算明白父亲为何舍不得扔掉茶缸的真正原因了。

荣誉，这个摸不着看不到，又十分虚拟的东西，在父亲心目中是那么的神圣，有时把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哪怕是吃不饱穿不暖，这种藏在心中的荣耀感像精神食粮般，依然能填充生活上的不足。在那个年代，这不仅是父亲一个人的思想，而是父辈那一代人的思想。日积月累积攒残留在缸子里面的茶垢，是生活中勤俭习惯的最好体现。暗红色的茶垢，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春来秋去，让父亲乌黑的头发逐渐染成岁月的银白。

有一年，娘得了一种病，身上起了很多疱疹，住进了医院。当夜晚来临，疼痛把娘折磨的无法入睡。父亲就喝着茶，陪娘在病房里小声说话，以减轻疱疹给娘身体上带来的痛苦。看着父亲手里的茶缸，娘问：“缸盖上的钮你可知道是咋掉的吗？”

父亲说：“已经不重要了，钮没了不是啥大问题，只要还能泡茶就好。”

“你曾问起这事，我当时怕你生气，只好说不知道。那天你上班不在家，我擦桌子时不小心把缸子盖碰掉在地下，捡起来一看，钮就没了……”

父亲笑了。

早上医生和护士来查房，看到父亲泡茶用的缸子在病床旁的柜子上放着，眉头一皱，说道：“谁把烂缸子放到这的，赶紧扔了，放在病房太难看，也不文明！”

父亲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回头看了一眼年轻的护士，无奈之下急忙将茶缸端在手里，唯恐护士生气会随手拿起扔进垃圾桶里。在父亲眼里，这个伴随自己二十多年喝茶的缸子就是一个宝物，即便是用一个新的缸子和他交换，父亲也不愿意。

娘去世后，父亲一个人生活。每次喝茶时，他总是坐在娘的遗像前，默无声息地喝着，有时还会多拿一个茶杯，里面也倒上茶水，摆在娘的相片前……

一年后，父亲得了脑梗。出院后随我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等父亲康复，勉强住着拐杖能行走，已是两年后了。父亲原先居住的地方因长时间没有人去，早已有人翻窗进入，好一点、能用的东西几乎一扫而光，屋内一片狼藉。娘的遗像还在屋里的墙上挂着，依然微笑地看着我的到来。父亲喝茶用的缸子歪躺在破旧的茶几上。我把相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红布包了，拿上茶缸离去。

回到家，当父亲看到茶缸时，竟开心地笑了。

脑梗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走路艰难，右手颤抖得也很厉害，无法拿住东西。我知道这个缸子在父亲心中的份量，因为他无法再用这个茶缸泡茶，只好擦洗干净放在父亲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以此给父亲心中一个安慰，让他老人家闲暇之时可以回味他年轻时光彩的人生。

有一天，父亲显得很高兴，用他不清晰的话语告诉我，等他老了，把缸子一块带走。我点点头。

一个普通的缸子，一个普通的男人，彼此相伴近二十年，把生活中最普通简单的物件看得如此重要，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里面的奥秘。

父亲，像山，稳重。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